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  
第三十五回 春燈謎兒童清夜戲 鬧花燈閨閣賞元宵

話說湘雲、岫煙、寶琴與寶釵談論燈謎，寶釵道：「我們這會子，且先說兩個兒看看呢！」寶琴道：「那個『花』字，猜『螢』字的很好，只怕也還深了些罷。我且說兩個字，你們猜猜看？」吳頭楚尾，乍問君平。」湘雲道：「這不是『足下』兩個字麼？」寶琴笑道：「是的。」岫煙道：「我也有兩個字，給你們猜一猜。『霸王不是楚霸王，霸王自刎在烏江。』」湘雲道：「這兩個字倒難猜呢！」寶釵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兩個字，是從前祖老太太的丫頭的名字。」湘雲道：「是誰叫這個名字，是那兩個字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上一個字是『非羽』，下一個字是『羽卒』。」寶琴道：「好啊，是『翡翠』兩個字呢！」大家又說了幾個，方才收拾歸寢，道：「不用說了，天也不早了，早些睡罷，明兒起來再說。」

於是，到了次日，乃是正月十五，上元佳節。是晚酒筵，賈政等仍在榮禧堂上，內裡酒筵卻擺在大觀樓下。邢、王二位老太太與邢岫煙、李紋、李綺、史湘雲、薛寶琴、探春、巧姐、薛宛蓉、梅冠芳、賈明珠在當中坐了兩席，右邊兩席是尤氏、寶釵、惜春、蔣氏、胡氏、傅秋芳、小紅、薛孝哥、賈桂芳、史遺哥、賈祥哥、賈福哥、賈祺哥、周安哥、周照乘、甄素雲，左邊兩席是李紈、平兒、馬氏、秋水、鶴仙、椿齡、甄芝哥、賈蕙哥、賈杜若、周瑞哥、薛順哥、梅春林、賈禧哥、賈月英、陳淑蘭、賈綠綺。當下坐定，各席獻上酒來。園中燈已點齊，明月正上，真是燈月交輝。

簷前添設了四盞大紗燈，上面春燈謎兒四方遍滿。旁邊擺設著許多荷包、香囊、宮扇、玉玩、筆墨等類各樣采物。酒過三巡，邢、王二夫人道：「今兒你們不用玩燈，倒是猜猜燈謎兒的好。頭裡祖老太太在日，也歡喜教人猜燈謎兒。這會子，你們會猜的，只管就瞧去罷，玩玩兒再來坐著喝酒也好。我們也看看你們誰會猜呢！」李紈、寶釵道：「你們能猜的，都過去瞧去罷，誰猜著了，誰得采物。且猜一會子再過來喝酒。」

於是，薛孝哥、賈桂芳、史遺哥、甄芝哥、賈蕙哥、賈杜若、賈明珠、梅冠芳、薛宛蓉都下席來瞧燈謎兒。其餘七八歲的還小，都不能猜，便不下來。這裡六個哥兒、三個姐兒便在四盞燈前來，細細觀看。

先是賈桂芳猜念那燈謎上道：「『試看南方有一人，兩枚葫蘆腰間塞，喜逢甲乙東方生，怕見北方王癸客。』這猜一個字的，可是個『火』字麼？」岫煙道：「猜的好，是個『火』字。」

薛教哥又念道：「『群牧亡羊亦世情，嬉游好女愛宵徵，九霄不見雲頭月，自古春無三日晴。』這猜四個字的，可是『君子小人』不是？」這是惜春做的，便道：「是的，好啊！你們都很會猜呢！」

薛宛蓉又念道：「『單身機匠，難織龍袍。』細細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這曹娥碑格，猜四個字的，好像是『大紅紗裙』四字，不知可是的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個真虧你猜了，我這一個比前兩個難猜多了。他們都說沒人會猜呢，這會子，你一猜便猜著了，可見不可輕看了人呢！」探春笑道：「這真是『後生可畏』了。」

說著，史遺哥又念道：「『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。』這猜四書一句的，可是『游於聖人之門者，難為言』麼？」探春道：「不是，這犯了『難為』兩個字了，再重猜呢？」遺哥又想了一會道：「是了，這是『其餘不足觀也已』。」

「探春笑道：「這才是呢！」

甄芝哥又念道：「『二人並肩，不缺一邊，立見其可，十字撇添。』這四個字，該是『天下奇才』呢！」湘雲道：「好啊！芝哥兒，你將來必是天下奇才了。可賀！可賀！」

賈明珠又念道：「『白舫青簾一葉舟，鴉鬢不載載蒼頭；要知春雨前溪綠，何必蓬壺遠處游？』這詠物的，可是彩蓮船麼？」岫煙道：「船，雖是船，彩蓮船就不切了。」明珠又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是茶船兒不是？」岫煙道：「是了，在『蒼頭』上著真，便不錯了，那底下兩句自然也對了呢！」

賈杜若又念道：「『三人同行，其一我也。』這個字，可是個『秦』字？」岫煙道：「猜的有些意思，卻還不是的呢！」

「杜若道：「不是『秦』字，就是個『徐』字。」岫煙笑道：

「這才是呢！」

賈桂芳又念道：「『盡日尋春不見春，芒鞋踏遍嶺頭云：

歸來笑捻梅花嗅，春在枝頭已十分。』請問這打四書兩句的，可是『言近而旨遠者，善言也。』惜春道：「猜的就好，卻還訛著些兒，不是呢！」桂芳又想了半晌，道：「我又想了兩句，要再不是的，我就不猜這個了。」惜春道：「你又想了兩句什麼呢？」桂芳道：「我想的是：『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』」惜春笑道：「實在好，我這個姪兒將來比蘭大爺還要高些呢！」

梅冠芳又念道：「『百鍊鋼成繞指柔，夫人城裡擅風流，莫道鋒鋌無一割，良人投筆學封侯。』這詠物的，可是畫眉的鉛刀不是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是的，猜的很好。」

賈蕙哥又念道：「『水向石邊流出冷。』這打古人名的，可是陶潛麼？」岫煙道：「不是。」蕙哥又道：「不是陶潛，是陶泓。」岫煙笑道：「陶泓是硯瓦的別名，算不得古人。」

蕙哥又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是山濤不是？」岫煙點頭道：「是了。」

甄芝哥又念道：「『湘簾半捲雨來時。』這打一字的，可是個蓑笠的『笠』字麼？」探春道：「這個猜的又好。」

賈杜若又道：「這『問管仲』三個字，打一個字的，可是個『他』字麼？」寶琴道：「是的，『人也』兩字合起來，可不是『他』字麼！」

薛宛蓉又念道：「這『東風著地吹』五字，猜一個字的，可是草字頭底下著一個西字，是個『茜』字麼？」寶琴笑道：

「這個字，也很虧你會猜。」

賈桂芳又念道：「『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，危而不特，顛而不扶，將焉用彼？』這可是個拐仗子麼？」湘雲笑道：「是的。」

賈明珠又道：「這『弄璋』兩個字，猜一個字的，該是個外甥的『甥』字罷。」寶釵道：「生男兩個字合起來，可不是個甥舅的『甥』字麼，猜的好啊！」

賈杜若又道：「這『達磨渡江』打《詩經》一句的，可是『宛在水中央』麼？」惜春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是人渡江皆可以得，又何必是達磨呢？你要在這上頭想呢！」杜若又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是了，是『一葦航之』不是？」惜春點頭道：「這才是呢！」

薛孝哥又念道：「『一位假老虎，一位紙老虎，一位死老虎，一位小老虎。』猜四書四句四處。我先請問頭一句可是『望之儼然？』」岫煙道：「不是。」孝哥又：「『儼然人望而畏之』，是不是呢？」岫煙道：「這是的，那三句呢？」孝哥又道：「那麼四句是『後生可畏』不是？」岫煙道：「是的，還有兩句呢？」孝哥點頭道：「原來四句，都是有個『畏』字的，怪不得每句上頭有個『一位』，如何不說『一個』呢？」

甄芝哥聽見了，便也過來瞧了。孝哥又道：「第三句是『斯亦不足畏也已。』岫煙點頭道：「是。」甄芝哥便道：「第二句是『何可畏也』了。」岫煙笑道：「猜著兩個，就好猜了。」

梅冠芳又念「『為長者折枝，挾泰山以超北海。』打四書二句兩處。我先猜下一句看是不是，請問這『挾泰山以超北海』，可

是『多見其不知量也』。」湘雲道：「是的。」梅冠芳又道：「上一句，是『猶反手也』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猜的好。

我這個都好猜。」

杜芳又道：「這『外甥都像舅』五個字，倒要猜兩句四書，實在難呢。」想了半天，問了幾句，都不是的。大家都說：「這個難的很，你如何不猜別的去？白糟蹋了功夫了。」桂芳道：

「我已猜了半天了，到底要猜了這個去。」因又想了半天，猛然跌腳道：「是了，請問可是『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』麼？」岫煙笑道：「這個真虧你會想了。」

說著，這邊薛宛蓉又猜：「中男驅犢出前村，須避南山百獸尊，更與諸兒相共語，年來齒落復生根。」四古人名，已猜著了頭一句是牧仲，第二句是陽虎了。梅冠芳在旁便道：「第四句是易牙不是？」寶釵道：「是的。」宛蓉忙道：「第三句是告子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一個更好猜了。」

梅冠芳又念：「『滿院棋聲暑氣收，乃翁局敗少機謀，君家季父還猶豫，為語兒童且自休。』打四古人名。請問這頭一句可是奕秋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是的。」冠芳道：「還是四書內的古人，這就好猜了。這第三句是叔孫武叔不是？」寶釵道：

「這卻不是。」宛蓉便接過來說道：「是子叔疑了。」寶釵點點頭兒，冠芳道：「第四句是子莫。」寶釵道：「是的。還差第二句呢！」宛蓉道：「這是公輸子不是？」寶釵道：「是的了。」

冠芳向宛蓉道：「姐姐，你看這打四書一句的，倒有這麼些話。我和你兩個人來商量著猜猜看呢？」宛蓉看時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普救寺，草離離。空花園，或寄居。夫人臥病頭難起，一炷香卜告神祇。薄暮日沉西，張生長別離，雖見面沒佳期，錯認了白馬將軍至矣。

宛蓉道：「這是西廂戲上的話，怎麼與四書得合，這從那裡猜起呢？」冠芳道：「這必是意在言外，另有機關的。」因想了一會兒道：「我看這，『空花園，或寄居』兩句，園字中間空了，著個或字在內，可不是個『國』字了麼？」宛蓉點頭道：

「是了，這必是拆字的體了。『夫人臥病頭難起』夫字頭上不出，可不是個『天』字麼？『一炷香卜告神祇』一卜合起來是『下』字了。這『國天下』三字是不錯了。有了三個字，再看上下就容易了。」冠芳道：「『普救寺，草離離』該是個『晉』字呢？」宛蓉道：「不錯，『薄暮日沉西』，暮字去了日字，是『莫』字。『張生長別離』，是個『弓』字旁，『雖見面沒佳期』，雖字去了佳字，半邊合上弓旁，是個『強』字，底下是個『焉』字了。『晉國天下莫強焉』，這是穩穩當當，一點兒也不錯的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合著猜，還有什麼猜不去呢？」

說著，邢、王二夫人在上面說道：「你們該歇歇兒了，快些過來，都吃些東西罷。」李紈也道：「你們都過來坐坐兒，再去猜罷。」於是，六位哥兒、三位姑娘都上來了，各人猜著的采物，都有各人的奶子、丫頭們給他拿著，大家仍復歸了原坐。邢夫人道：「你們到底是誰猜的多呢？」湘雲道：「這裡頭是桂哥兒、甄芝哥兒、鬆哥兒和薛姑娘、梅姑娘猜的多些。

頭一個是桂哥兒，格外聰明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倒是他猜的好麼？怨不得他，先是他娘從小兒就教他唸書，到五六歲上便是他三叔教他唸書，也常聽見他很聰明呢！今兒看起來，到底不錯。好孩子，你且吃些東西，把燈謎兒拿到外邊去，給你爺爺、叔叔、哥哥們都看去。你們便一起都去外頭玩玩再來。」

說著，早已獻上玫瑰元宵，大家笑著吃了元宵。姑娘們仍在席上坐著不動，只有佳哥、孝哥、遺哥、芝哥、蕙哥、鬆哥六個人便一起出席，到外邊來到了榮禧堂上。

這裡賈赦、賈政等也才吃過元宵，正在那裡閒話呢。見桂哥等出來，便道：「你們不在園子裡玩，這會子，又到外頭來做什麼呢？」桂哥兒道：「我們在園子裡猜了好些燈謎兒，奶奶教我們拿來給爺爺、叔叔、哥哥們看看的。」賈赦笑道：「這很好啊！誰猜的多呢？」桂哥等便各把燈謎兒都送上去，賈赦便接了蕙哥兒的去看，賈政便看桂哥兒的，先看了那『火』

字與『拐杖兒』的道：「這兩個也罷了。這個『外甥都像舅』的，你猜的是什麼呢？」桂芳道：「我猜的是『丹朱之不肖，舜之了亦不肖』。」賈政笑著點頭道：「這首詩是現成的，也猜四書兩句，是什麼呢？」桂芳道：「是『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』。」賈政道：「好。」又看甄芝哥的『天下奇才』四個字及『湘簾半捲兩來時』的『笠』字說：「這也猜的好。」因又看了孝哥、遺哥、蕙哥、鬆哥兒的道：「這『曾經滄海人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云』，是句什麼四書呢？」遺哥道：「是『其餘不足觀也已』。」賈政笑著點頭道：「好。」

因又道：「你們這幾個人，是桂哥兒猜的多些呢！好小子，你唸書要上心啊！我看他比他老子小時候不同，將來只怕要高些呢。」

賈環道：「我記得，我那時候也像他這麼大，園子裡也鬧春燈謎兒，我總猜不著。我還混做了兩個燈謎兒，一個是獸頭，一個是枕頭，那真是瞎胡鬧。娘娘說，他猜不著，我自己也不好意思的。過了兩年，我漸漸兒的才好些。桂哥兒這會子比我頭裡就高多了，他蘭大哥是從小兒就聰明，我看桂哥兒明兒還比蘭大哥強些呢！」賈珍笑道：「他們都是你的學生子呢，可見你這個師傅的教導好呢！」賈環道：「那倒不然，本來是他的天分好，又兼之我們寶二嫂子從小就教他唸書寫字，所以比他們總好些呢。」賈赦道：「除了桂哥兒，這幾個也還不弱，都是好的。」賈璉道：「你們玩玩兒，還到園子裡去罷。」

於是，杜哥等復到園子裡來，只見邢、王二夫人等都已散了席，在那裡散坐看燈。平兒又叫人抬出煙火來，在當中放了。

孝哥、遺哥、桂哥等還要玩燈，李紈、寶釵又叫人搬出馬燈來，湘雲、深春等大家幫著妝扮起來，仍是那五十匹馬燈四散開了，兩邊交串，玩了半天，一起兒回來。邢、王二夫人和尤氏、胡氏、蔣氏、小紅等已經出國，各自回去了。孝哥、遺哥、桂哥等還要玩龍燈，李紈道：「明兒玩罷，天也不早了。」因問什麼時候了，紅梅道：「自鳴鐘打了兩下了。」李紈道：「遲的很了，已經丑正了。我們都要去睡了，明兒早些兒再玩罷。」

於是，看著吹了燈火，各自分頭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天陰下起雨來，便不能放燈。一邊兩日，園內之燈已被雨打壞。十八日晴了，也收拾不及，遂一並不點了。

湘雲、岫煙、探春、寶琴、李紋、李綺、巧姐等也各自回家去了。要知後文有何話說，再看下回可也。